

吳包李
相遷定
湘彭一
編纂

中國近代史論叢

第二輯
第八冊

——學術思想

正中書局印行

吳包李

相遵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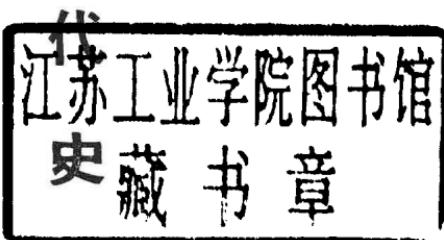
湘彭一

編

纂

中國近

——學術思想



論

叢

第第
八二
册輯

正中書局印行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版初臺月一十年九十五國民華中
版二臺月四年八十六國民華中

輯二第 叢論史代近國中
冊八第

—思想術學—

角九元一 價定本基 冊一全

(費滙費運加酌埠外)

湘相吳 彭邊包 一定李 者 簄 編
譽 元 黎 人 行 發
局 書 中 正 刷 印 行 發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

泰(6448)號九九一〇第字業臺版局 證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
(500)

局書中正

(CHENG CHUNG BOOK COMPANY)

號十二路陽衡市北臺灣臺：址地

(Address :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3821147：話電部審編 3821145：話電室理經

3822214：話電部市門 3821153：話電部務業

號四一九九：總制政部

銷經總外海

(OVERSEAS AGENCIES)

司公書圖成集：銷經總港香

號七街海北地森油龍九港香：威卓辦總

3—886172—4：話電

店書風海：銷經總本日

地番六五目丁一町保薛田神區田代千都京東：址地

291—4345：話電

店書海東

地番八九町前門中田區京左市都京：址地

791—6592：話電

司公書圖成集：銷經總國泰

號233路力華羅谷曼國泰：址地

司公書圖強華：銷經總國美

(Address : 41 Divisio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司公書圖華英：銷經總洲歐

(Address :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L. England)

司公書圖華嘉：銷經總大拿加

(Address : China Court, Suite 212,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C2

凡例

- (一) 本論叢每輯分十冊，每冊約十五萬字至二十萬字。以一專題爲中心，選輯近四十年來我國學者專家已發表的有關論文或專著節錄。
- (二) 本論叢爲篇幅所限，故各論文原有之註釋除特別需要者外，均刪去不錄。
- (三) 每論文末均註明原載書刊名目發表年月，讀者有需要時，可自查對。
- (四) 本論叢第一輯祇選輯國人用本國文字所發表之論著，本國學者用外文撰寫之論文，或國人翻譯外國學者之論著，均不輯入。
- (五)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在台灣省印行之有關論著，爲避免重複計，均不選入本論叢第一輯中。本書編者有關論著，亦不輯錄，只存其目，以便儘量容納各家論文。惟第二輯將視實際需要而有所變通。
- (六) 本論叢之目的在保存原作者之見解，故對所輯各論文之論斷並無贊同或反對之意。
- (七) 本論叢編輯過程中，承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與中國文學系圖書館、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編輯委員會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莊圖書館等及其他私人藏書家給予協助，謹此誌謝。
- (八) 本論叢編纂同人對於編纂原則與乎材料取捨，均有商討。惟各冊主編者，自亦有其專責。茲爲使

讀者函詢各冊所輯論文有關事宜之方便計，自茲起每冊編纂人右起第一人，即該冊主編人。讀者如有疑問，可直接函告各該冊主編人。

導論

學術思想一辭的涵義至爲廣泛，包羅萬象。舉凡本論叢所已經蒐輯與乎未經輯入者，祇要是具有學術性的，幾乎都與學術思想有關，都莫不在學術思想的範疇中。此乃就學術思想一辭廣義的解釋而言。本冊所輯有關的論文，則係就狹義的標準而定取捨。「從教外典籍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以及「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兩文，略示西洋學術對中國的影響。朱勤傑先生的「龔定齋之史地學」一文，研究影響清末民初所謂「維新派」學者的龔自珍「得力最深之史地學」。龔自珍可被視爲近百年新派學者的創始人，梁啟超自謂「初讀定齋文集，若受電焉！」「清代末葉維新時代之南社諸君，皆具有龔癖，鼓吹不遺餘力」，便可概見一般。

「郭嵩焘傳」、「李越縵先生著述考」、「章炳麟與張之洞」、「太炎講學記」、「嚴復的中西文化觀」等文，係就清末民初維新及保守等學者的思想、著述、治學等事，加以研究。至於有關同時代的重要學者如曾國藩、陳澧、康有爲、梁啟超……等人的論文，則以其頗易自其他現尙流行的專書中獲讀，故未選輯。

談學術，自然離不了教育。第九到第十三等五篇文章都與教育有關。「京師同文館史略」是敘述中國自辦第一所新教育機關的歷史。「同文館可以說是中國新教育的始祖，……對西洋學術的介紹，也很有貢獻」的結論是正確的。蔡元培在近代學術、教育方面的貢獻，人所共知，呂思勉先生的「蔡子民論」，

言簡意闊，持論宏正。附蔡氏於民國元年所發表的「對於新教育的意見」一文，以備參考。「全國初等小學宜改用通俗文以統一國語議」，是首倡語體文的文獻，以之與「讀音統一會公定國音字母之概說」一文合而觀之，可見清末民初的人，已在改革教育上發表積極的意見了。吳敬恆著「海外中國大學末議」所持理論，在當時（民國八年）固甚新穎，而今亦足啓人遐思。

民國以來有關史學的著作中，「清史稿」無疑是引起爭辯最多，也最受重視的一部書。「清史稿」雖為政府明令禁止，但仍為海內外若干研究清史者所必需基本史籍之一。如何纂修清史，乃當前或者今後我國史學家之急務，現在且蒐輯有關「清史稿」的爭論文章六篇（第十四篇到第十九篇）及關於柯劭忞的文章兩篇，希望能因之重新引起史學家們對這個學術界非常重大之問題的注意（可參閱本論叢第一輯第一冊「史學與史料」有關各論文）。「王闔運與湘軍志」一文，當亦為今後纂修清史者應正視的問題之一。

「外國漢學研究概觀」可作我國學術界的借鏡。

綜觀本冊所輯二十餘篇文章，就近代學術思想而言，不僅不足足當掛一漏萬，直是一鱗半爪而已。加之學術教育的涵義太廣泛，所輯各文，亦難免無主題欠清晰之譏。編者心有餘而力不足，尙祈讀者以聊勝於無之心情視之。

至於有關新文化運動，以及其後所發生的西化問題的爭論、科學與玄學之爭、中國古史辨論、中國社會史論戰等等文章，美不勝收，每一論戰均應以專冊輯載，以備參考，故未輯入本冊之中，特申明於此。

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八冊

學術思想目錄

導論

一

一、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陳垣
一

二、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

方豪
三一

三、龔定盦之史地學

朱傑勤
三九

四、郭嵩焘傳

柳定生
八一

五、李越縵先生著述考

王重民
九一

六、章炳麟與張之洞

範軒
一〇一

七、太炎講學記

錢基博
一〇九

八、嚴復的中西文化觀

振甫
一五一

九、京師同文館略史

吳宣易
一三三

十、蔡子民論

(佚名)
一四五

附：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對新教育之意見

十一、全國初等小學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統一國語議	博山	一五九
十二、讀音統一會公定國音字母之概說	邢島	一六三
十三、海外中國大學末議	吳敬恆	一七三
十四、關於清史稿	徐一士	一八九
十五、清史稿回憶錄	金梁	一九三
十六、清史稿回憶補錄	前人	一九七
十七、讀清史稿回憶補錄書後	哀靈	一九九
十八、答哀靈君論清史稿	金梁	一〇三
十九、評清史稿藝文志	范希曾	一〇五
二十、關於柯劭忞	徐一士	一三一
二十一、再述柯劭忞軼事	徐一士	一三九
二十二、王闡運與湘軍志	徐一士	一三五
二十三、外國漢學研究概觀	梁繩緯	一五五

一、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陳 埞

(二) 可補教史之不足

欲研究教史，有教會典籍在，何須教外典籍？其理由：一可補教史之不足，教史多譯自西籍，故詳於西士，而於中國修士或略焉。例如鍾鳴仁鍾鳴禮兄弟，廣東新會人；自幼隨父念山在澳門入教。鳴仁從利瑪竇最久，萬曆二十八年復隨利瑪竇進京，在京七八年，又往南京佐王豐肅傳教三年；又往浙江佐郭居靜傳教一年。鳴禮則先在江西佐羅如望，後往南京佐王豐肅。萬曆三十八年利瑪竇死，鳴仁兄弟同往北京會葬，葬畢仍至南京。萬曆四十五年南京第一次教難，鳴仁兄弟被逮，南京禮部認鳴仁爲登壇執牛耳者，又認鳴禮爲謀主，故二人受刑獨酷。沈淮南宮署牘有二人供詞，共八百餘字，余嘗據此爲二人補一小傳。鳴仁長鳴禮二十一歲。鳴仁與香山人黃明沙同時入耶穌會，艾儒略撰利先生行蹟，稱爲粵中有志之士。聖教史略則稱鍾念江黃明沙爲熱心少年，念江當即鳴仁。艾儒略弟子丁志麟撰楊淇園先生事蹟，稱粵中會士鍾念江與公論道，即鳴仁也。父名念山，子字念江，不以爲嫌。此可補教史之不足者也。

又休寧金正希先生聲，明史有傳，英斂之先生認爲天主教徒，而教史無名。余嘗據熊開元所撰金文毅公傳，爲君作一小傳，論曰，「金君以時文名一世，其死節又甚著，故其學道之名爲死節及文名所掩。明史徒敍其死節，熊魚山爲君傳，則極力援君入禪。然吾據君集上徐玄扈書，及葉氏世譜序，知君

所服膺者爲耶穌，魚山亦述君休妾，及率子弟從事泰西；不禮佛菩薩像，並謂一時學者咸詆君闖入異道。則君之信仰皎然矣。旣謂君不數月廢然返，又述君晚年與海門不合，與徹和尙不契，與悟和尙亦不契，則又何耶？君女道炤不嫁，從父清修，耶耶？釋耶？喪葬用古禮，儒耶？耶耶？雖無明文，然古禮云云，其不徇俗延僧禮儀可知也。此皆魚山所親記，愈洗濯而愈顯，愈掩飾而愈明！士各有志，不能強同，信仰爲尤甚，魚山不應以後死之故，誣其死友。吾故將魚山所爲君傳改作之，以俟後之君子論定焉。」此又可補教史之不足者也。

至於歷年教難，自雍正以來，有軍機處舊檔可據，近故宮文獻館陸續在文獻叢編發表，余嘗注意廣東教務，有雍正十年六月廣東巡撫鄂彌達奏廣東省城設立教堂情形一摺，於教堂所在地及堂主，入教人數，均詳細敍明：並知當時男女分堂，爲一極新史料其文過繁，今改列爲表，以便省覽。

雍正十年廣東省城天主堂調查表

街 名	堂主	西洋人	副 堂	同 堂	入 教 人 數
西門外揚仁里東約 蘆排巷 天馬巷	安 戈 謝 德 尼 玉 章 羅 銘 恩	多 寧 順德人 劉若德 西洋人 朱耶芮 順德人 劉伊納爵	西洋人艾色 增城人歐歌 山東人魏若韓	一千四百餘人 一千餘人 一千二百餘人 一千一百餘人	一千三百餘人

花塔街	彭卜覺	清水濠
華明我姓	如善新會人	世赫蒼碧
西洋人	汪四	西洋人
卡述芳	張爾仁	江西人王弘義
三百餘人	一千四百餘人	二千餘人

右男天主堂八處入教男子約萬人

地名	堂主	入教婦女
清水濠	順德人譚氏劉氏	四百餘人
小南門內	順德人陳氏	三百餘人
東朗頭鹽步兩堂	順德婦婦梁氏	六百餘人
西門外變名聖母堂	順德婦婦何氏	二百餘人
大北門天豪街變名聖母堂	正藍旗人余氏	三百餘人
小北門內火藥局前	積德婦婦蘇氏	二百餘人
河南滘口	同堂婦婦盧氏唐氏	三百餘人

右女天主堂八處入教女子二千餘人

閱者注意此表所列人數，係廣東省城附近一隅，且在雍正二年嚴厲禁教之後；教史希有之史料也。又乾隆十一年，廣州海防同知張汝霖，以澳門有諸夷寺外，別立天主堂，名唐人廟，專引內地民人。

入教，特密揭台院射閉之。其文見張所撰澳門紀略，曰，「澳門一處，唐夷雜處，除夷人自行建寺奉教不議外，其唐人進教者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一係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久居澳地，漸染已深。其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進教寺，專爲唐人進教之所。建於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闊大；係蕃僧倡首，而唐人醵金建之。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日，名曰封齋，至冬至日，爲禮拜之期。附近南，番，東，順，新，香，各縣赴拜者接踵，間有外省之人：惟順德縣紫泥人爲最多。禮拜之後，有卽行返棹者，有留連二三日者。旣經進教，其平時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禮拜。」

余爲廣東人，且略研究教史，此種進教之法，實未之前聞，因不往各鄉傳教，而鄉人反往澳門進教，頗合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旨；非植基甚固，不能得此結果。凡此皆可補教史之未及者也。

(二) 可正教史之偶誤

凡人撰述，鮮能無誤，教史譯自西籍，於官名地名年月，尤易舛譌，史以傳信，不能不慎。余撰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據官書及檔案，於蘇努諸子傳後，附一教會史載蘇努事勘誤表，凡二十餘事，亦爲此也。例如聖教通考卷二新經鑑略，末附聖教傳入中國始末，謂大臣學士中領洗奉教者，江南松江府有徐光啓閣老，浙江杭州府有楊淇園尙書，湖州府有朱宗元解元，福建有葉相國李之藻等。葉相國當指葉向高。向高好與西士往來，是否奉教，尙爲疑問。李之藻係杭州人，承上文福建二字

似不妥。幸而李之藻名甚著，讀之易知其誤。惟楊淇園是御史，非尙書，朱宗元係寧波府順治五年舉人，非湖州府，亦非解元。是年浙江解元係王嗣皋，慈谿人，均有教外典籍可據，不能信筆寫來，訛以傳訛也。

光緒八年，徐匯益聞館，譯柏應理司鐸所撰許太夫人傳爲漢文。許太夫人者，徐文定女孫，許遠度室，許讚曾母也。傳謂太夫人年三十，夫卒，前後守節四十三年。余據許讚曾自序，順治十年年二十七，父遠度，存，不仕云云。讚曾係順治六年進士，時遠度尚未卒。又據許讚曾殿試策所填三代脚色，稱丁父憂。始知漢譯許太夫人傳，誤以順治十年一六五三爲崇禎十年，一六三七相差凡十有六載。當云太夫人年四十六，夫卒，守節二十七年。未知係柏司鐸原文之訛，抑譯者之訛也。聖教史略謂許太夫人與夫偕居十四年，其誤與漢譯許太夫人傳同，應作與夫偕居三十一年。

又太夫人之子許讚曾，教史所稱爲熱心奉教者，其實大不然。余有許讚曾傳，其傳論曰，「余曩讀江南傳教志，知崇禎順治間，江南教務之興，甘弟達實與有力。既又稱其子巴西略，熱心聖教，有聲於時。余心識之。後於京師得許讚曾原本殿試策，以爲瑰寶。壬戌秋南返省親，道出海上，携以見馬相伯丈，轉贈徐匯藏書樓。甲子夏，復得許讚曾手定寶綸堂稿原寫本，稿與陳洪綏齊召南集同名，大喜。讀之，知許君善人也，孝子也，能吏也，名士也，然與天主教無與。天主教祭祀鬼，而許君入蜀，有重建巫山縣漢前將軍祠，及城隍廟祭文。天主教禁蓄妾，而許君自序謂房中執巾櫛者數人。余嘗以示亡友英斂之，斂之始驚喜而終愕然。余因有感於幼年知識未定之人，其領洗不盡足恃也。夫李之藻楊廷筠輩，

其信教均在中年以後，用能終始不渝，爲世法則。許君雖受母太夫人之煦育，而終不能敵世俗之薰陶。觀其專心致志所輯之勸戒圖說，取舍已與太夫人相左，則其晚年之徵歌選色，放任不羈無足異已。上海華亭諸志，方以君母熱心天教故，對於君母子事蹟，黜而不書。而孰知君固未嘗與世俗違也！」西士柏應理撰許太夫人傳年月頗有譌舛，君所撰鶴沙自序，宜可信據。今此傳多採之。遣葬侍兒詩五首，今錄其一如後。集爲君所手定，君固未嘗以此爲諱也。

丁卯臘月遣葬清河侍兒五首之一

許續曾

生紩圖畫寫相思，窄袖纖腰似舊時。一片烟雲迷蝶夢，五更風雨葬花枝。螟蛉宛轉隨人泣，女伴叮嚀絮語遲。屈指傷心寒食近，紙錢斜帶綠楊絲。

丁卯爲康熙廿六年，時許君年六十一。曰螟蛉宛轉隨人泣，此妾似已生子曰紙錢斜帶綠楊絲，然則墓祭亦用紙錢也。

又康熙四年，因楊光先之劾，與許君同時罷黜之許之漸，教史亦稱爲奉教大員。然據楊光先與許書，則謂其爲天學傳槩作序耳。許讚曾自序，記此事云。

徽人楊光先，修纂於遠西湯道未，波連都御史佟，御史許，與余三人：或係作序，或係捐銀，同時罷官。

未云因奉教也。夫作序不能爲奉教之證，只可謂與教表同情。惟康熙十八年釋紀蔭撰宗統編年亦有許之漸序，末稱皈依三寶弟子，七十八老人許之漸，法名濟霖，頓首謹譏。

據此，則許之漸又佛教徒矣。凡此種種，皆可證教史之偶謬也。

(三) 可與教史相參證

有教史未必誤，而教外典籍無法證明者。如瞿式耜之奉教，教史言之鑿鑿，而吾人至今尚無法在教外典籍證明之，頗疑其後人彌縫之密也。熊開元力爲金聲辯護，而金聲奉教之迹愈彰；張縉彥爲王徵墓誌，有公通西學，與利瑪竇之徒羅君善，造天主堂以居之，著畏天愛人論，爲前人所未發等語，見康熙陝西通志，康熙涇陽志引此文刪之。吳漁山歷晚年入教，漁山不自諱，而蘇州志謂其晚年絕人逝世，浮海不知所之。然則瞿式耜奉教之迹，爲其後人所削，亦或有之，然終無法證明也。有教史不著其名，而可以教外典籍證明者。如清簡親王德沛，據吾人所考證，卽教史中之宗室若瑟，毫無疑義。此教外典籍可以與教史相參證者也。

永歷太后奉教，人皆信之。崇禎奉教，當時有此謠言，教史言之，教外典籍亦言之。烈皇小識云：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徐光啓，教中人也。旣入政府，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養諸銅佛像，盡行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臨視之。王指九蓮華娘娘現立空中，歷數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清云云。言訖而薨。上大驚懼，極力挽回，亦無及矣。

此崇禎十二年事也。悼靈王慈煥，崇禎第五子，九蓮花娘娘者，萬曆母李太后，好佛，宮中像作九蓮座，故云。武清爲后父李偉封號，時誅求后父家助餉，明史李偉傳，疑中人構乳媼教呈五子言之。

此可與教史相參證者也。

其他檔案足與教史相參證者尤夥。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諭：西洋天主教，於雍正年間，卽奉嚴禁，不許內地人傳習。乃呢嗎方濟各等，初則爲內地人勾引至廣，繼則紛紛潛至各省傳教。時閱二十餘年，地則連及數省，各該地方官何竟毫無知覺。現在陝省已將呢嗎方濟各馬諾及延請該犯等在家居住之徐宗福等拿獲。至山西山東湖廣直隸各省，據供俱有西洋及內地人輾轉傳教，著劉峨，農起，明興，特成額，陸燿，一體嚴密查拏。

又乾隆五十年二月，兼署四川總督，成都將軍保寧，奏拏獲西洋人來川傳教一案，於乾隆十九年以後，五十年以前，四川傳教歷史，最爲詳悉。其中有云，「該犯等搗貲遠出，究係何所圖謀？再歷年遣人赴粵取銀，係何項銀兩？有無騙詐財兩及利用主教神甫名目，藉以勾引煽惑之處？嚴加究詰，據供西洋國向重天主教，以傳教爲行善，如能在中國行教，更以爲榮，是以情願遠來，並無別有圖謀。其來時攜帶及節年接濟銀兩，俱係彼國以教會中公捐，及親友幫助之項，遇便寄存十三行，繼續支取供用，並無騙人財物情事。又供西洋傳教之人，向來俱稱神甫，馮若望李多林，衆人俱呼爲神甫，並無主教之名。其川省從教之人，從無神甫名目等語。據聖教史略，則明明稱四川馮主教，係法國人，何以云並無主教之名？此又可與教史相參證者也。」

又嘉慶十年四月，刑部奏，據江南巡撫盤獲廣東民人陳望，搜有西洋字及漢字各書信，併山東登州等處地理圖一張。軍機大臣訊明地理圖係天主堂西洋人德天賜託寄。臣等查天主教曾於乾隆四十九五十